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禮部類第三卷

萬曆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禮部一本題為仰遵

明旨看議類奏懇祈

聖裁以嚴謚典以重公評事祠祭司案呈先該京

畿道監察御史喬壁星題為觸事陳言懇乞

聖明採納以明公論以定國是事內稱謚以易名

最號鉅典宜將二十年以來獲謚諸臣開造書
冊送九卿科道衙門逐一評品親註某也應謚
某也應奪某也應改某也遺漏應補各羅列實
蹟封送該部類奏恭候
皇上予奪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禮科署科事左給
事中羅棟等題為循職掌採公評摘舉缺謚名
臣以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稱兵部尚書兼右

都御史伍文定等合於例而應得諡者或循例
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諡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
臣之議闕具書冊分送九卿科道等官博加咨
訪必群議盡協然後覆請等因奉
聖
旨諡法乃國家激勸大典以彰前賢以勵後進
以定萬世之公論這所奏着禮部從公看議訪
實具奏以憑定奪亦有溢之美惡未當其人查
來俱改正行欽此隨該本部署部事左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余繼登等覆稱二臣先後具
奏或明指其人或暗指其人或主于予或主于
奪合無依二臣所奏將萬曆元年至今凡諸臣
已得謚者盡行查出開寫文冊分送九卿詹翰
科道諸臣令其虛心詳議若應謚而未謚者除
科臣羅棟所疏姓名開具分送外其餘果有真
知灼見不妨明白開列如某當謚即明書行事
如何公正心術如何粹白某不當謚亦明書行

事如何謬戾心術如何奸邪使通送部類集具
奏再照議謚係本部職掌類奏係言官條陳復
奏
明旨著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夫類
奏則不須看議看議則不專類奏應奏應看竟
當何從更乞
聖明酌定等因奉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應謚的准與

補謚若已謚的果於群議不協方許改正追奪
毋得過於苛求以傷
朝廷錫與之典其議謚類奏係部裏職掌以後還
照舊行欽此欽遵查得閣寫書冊分送已久向
未四部無憑題覆今已送到相應看議類奏案
查到部看得議謚最難而議謚於數十年之前
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
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時與謚易

今日補謚難得謚榮也而補謚尤榮中之榮不
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與謚易今日奪謚難不得
謚辱也而奪謚尤辱中之辱法不得不主於恕
今據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
十五人臣等各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
之傳聞証以
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
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

扳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四人為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應改者一人為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諡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為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自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而廣賄賂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

卒除東南之禍本張瀚俛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末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檢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奸而宦跡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似太苛刻臣等未敢擅議也若毛伯溫諭服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己出張元禎潛心理學抗疏經緯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逆鱗橫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

鄧敢言殺身邀壞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補謚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議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忭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事蹟未能羅列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册姓名所未載尚多偉人應謚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謚而倖得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

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謚故謚之
議重自謚之窮而有奪謚補謚故今日之議尤
重臣等上矢天日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
類奏之公評期於奪者改者補者各無憾於九
原之下而已若夫予奪相形忮怨叢集業已甘
心任之不敢避也除各衙門送到書冊收掌部
中備有異議容進
睿覽外謹開款列名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

聖明裁定施行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謚恭襄　自負才畧頗有時望然節制薊遼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與本兵委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藩指揮晝諾而已嘉靖三十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授指宣大總督楊

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逆具獄辭上時舉
朝之誣枉無不駭嘆論依附嵩竟悉如順楷
議覆之鍊即時斬決鍊子襄戍極邊三十七
年虜圍大同右衛急
上數問計於嵩嵩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
上降諭問本兵許論論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圍
為永安必復該衛兵馬原額計其糧餉非五
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

一城猶可保也論蓋設為難解欲自
上棄之
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焉為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
吏虜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
不守即大同亦為虜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
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虜入應州邊人男
婦死者三千委其責於鎮巡府道而以所殺
邊民傍為功論雷同附和奏之濫叨世廕後

諭復以尚書出制劉遵家藏紫青仙人白玉
蟾真蹟逢迎取寵縉紳恥之已上詳載實錄
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刑部尚書黄光昇晋江人原謚恭肅　光昇
每事阿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具在
法司專用逢迎主於刻削戶部主事海瑞上
疏直陳
上讀之為感動太息

留中數月餘會
上有病煩懣
詔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光昇遂擬大辟
上竟留中不下
聖意淵矣後瑞以直節清望歷官都御史謚忠介
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
載實錄及各官書册應奪謚
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謚文安　阿

附權相搏擊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去本
遂以大學士掌吏部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
本請考察兩京九卿長二府寺等衙門堂官
及總督巡撫巡視凡劾去大臣之賢者十五
人如葛守禮之類又考察科道官罷黜降調
黃謙李幼滋等三十八人御史留用者仍各
打四十棍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
賄成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

置是時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他故欲鋤排異己以懾衆志本殺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凡疏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為之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册應奪謚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謚文恪　一生滂阿洪恐之狀言之令人羞澁督學山東受賄鬧釋毒殺縣官生員王允成自獄中取出與

子伴讀晋掌邦禮苞苴公行脂韋卑鄙畧無
大臣風致如陳災異而諉之天行救直臣而
獨及臺省勢家妾死閫闈往奠會殯柩已發
遙拜而回大宗伯體統掃地盡矣且招延方
士日講房中之術一夕暴卒為四方傳笑以
上詳載之各官書冊應奪謚
謚美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任簡肅　張居正

奪情時瑎方病委頓猶遺同列細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我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栢鄙之批其札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歷官頗有清望然即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肅之諡溢美應改

應補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　崇尚節義善騎

射知兵法議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
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也知宸濠必反預備
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洶文定發卒
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
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為進取圍賊不難破也
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
響應濠既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
還救戰於王家渡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燎其

髮不動潛爲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竪建如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平桶岡峯謝志山等二千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孫忠自信遇事敢爲而不能與時爲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爲有志者所深惜

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册應補謚

南京刑部尚書吳悌金谿人　初令宣城門

無私謁及憲河洛伊藩以道友相砰正色却之曰

殿下

天子貴戚非悌所敢友悌

天子憲臣非

殿下所得友伊藩知不可犯微戢其橫一日同諸御史見夏言言服宮錦御史艶之悌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悌曰 侯公談衣事畢當以政

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柄政怫拂衣避
炎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
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為太常三遷至少
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恒沉默坦夷至語忠
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為實踐之儒非
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魯穆天台人　自少攻苦茹淡常
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託

不行閒遺並絕爲監察御史列上漢庶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寃濫懲貪墨摧豪强直介孤立獨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家人有犯者按治如法榮特薦爲僉都御史穆卒榮爲誌其墓人以爲盛德之感穆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如發謀殺李某寃於十年之後復許妾子罪繼子皆一訊而服歷內外台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凜如一日

其歿也至不能殮公卹贈賻僅足棺衾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　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攜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憫農賑災夙夜不懈清軍孔御人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撻人至死孔臨行欲訐繼宗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卧内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

啟視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直與茭藕肉
臣索金錢或好布絹繼宗出牌取庫金錢入
饋曰布絹金錢在也章即與券防案便他日
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
天下藩臬御史皆憚敬之比陞浙江按察使
僉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
一符下杭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永平戚宦莊
田佔民者盡奪還民繼宗好善惡惡出於天

性然得改過即不深究居官三十餘年所至
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
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以上詳載吾學編及各
官書册應補謚
石城所吏目鄒智合州人　少貧抪樹葉讀
書二十領解已罰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校
星變應詔陳言劾萬安劉吉伊直薦王恕王
竑彭韶力詆宦官不報會御史湯鼐直言獲

罷嫉智者因竄名其中下詔獄身親三木僅
餘殘喘所對獄辭俱侃侃正論神色自若當
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
獲貶石城所吏目辭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
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衣結履
穿幾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
事甫兩月廢政叅舉辛年二十六說者謂人
臣當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自宋儒沒後如

鄒如愚者殆不多見己上詳載吾學編及各
官書冊應補謚
五官監楊源豊城人　源直臣御史楊瑄子
也任五官監精於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
形於色必據實具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
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
璣權星不明乞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
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

疏下禮部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

旨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遠卒於河陽驛妻靳蘆覆尸塋之精忠勁氣百折不回已上詳載

實錄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謚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　粹白端清蓋出

天性廵撫江右正當戊子己丑之荒力賑饑
黎通省全活何止數十萬衆晋位冢宰以用
賢報國為任門無私謁權貴請託不行不可
則止行李蕭然摃止二擡歸田後無室可棲
人稱其介與嚴清比濯濯在風塵之外已上
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臣按改謚補謚之議有關世教蓋禮部侍郎
郭正域攝部事時與司官吳默共持論者

萬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禮部右侍郎郭正域等一本屬夷賞賜太濫乞
為裁定以正
恩威以節財用事看得賞賚者
朝廷礪世之大權也賞之而當則足以示恩賞之
而濫則反以招侮今日朵顏三衛之加賞是也
三衛夷人之入貢也都督等官下至頭目皆有
綵緞金衣等物

恩至渥矣所進馬匹止有其名耳而又四
賜以綵緞絹疋不已太厚乎節年加賞有一夷加
至十八表裏衣服六套者有一夷加至二十一
表裏衣服七套者甚有加至二十四表裏衣服
八套者賞賜之厚即中將吏莫敢望也夫賞者
賞其有功之人也
國家功臣止是世官亦不世賞乃三衛夷人稍有
偵探既世官又世其賞一授之賞子子孫孫遂

為永業頃因貢夷例覈其
勅有自嘉靖年賞者計其受
勅之日距今已七八十年矣其夷死亡蓋不知幾
十年矣而賞獨因之不變是賞何人乎本夷子
孫猶可言也甚或有彼夷故而此夷冒之者有
此夷故而彼夷買之者有何籍貫世系可憑有
何文案冊籍可証世世相因年年接授繁費不
可數計且莫知所底止也臣每見貢賞冒濫捆

載相屬不覺心動在我有不貲之費而彼反視之為固然坐視浸淫漫無限制不令虜輕

中國笑無人乎目前之見不過謂因循已久一旦議裁恐生他變然堂堂

天朝豈真賴彼而縱之如驕子嬰兒防之如蛇蝎狼虎莫肯詰問也況其功可覈也其世可稽也法一定則彼知感而且知畏法一苟則彼先不畏而後亦不感矣

中國功臣
先朝豈無賞賚今之襲爵者亦襲賞乎假令爽之
祖先或在
先朝通貢貢馬今責之償彼肯從乎自今以後令
無行令邊臣召集各衛都督都指揮嚴戢其勅
如係五十年以外者勒令換
勅止許襲官盡行革賞四十年三二十年者遞減
減至十表裏而止俟後有功漸加亦至十表裏

而止每貢止題一二人庶有撙節限制而濫費
可省彼亦視
朝廷之賞為隆重之典且知
中國有不可玩之法不可欺之人矣況乎以賞夷
官者用以鼓我用命之材官以餌夷人者用以
哺我枵腹之戰士即不為我偵探而勝算在我
何藉區區醜虜也如果所言不謬伏乞
勅下該部虛心酌議分別裁省庶

國用可省而

國威亦因以振矣

職按屬夷賞賜人在互市之外其費不貲其

節省當以漸否則信然而爭反面月虜亦可

慮也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二日

刑科署科事給事中姜性一本為看詳章奏款補武臣治喪之議以維綱常以廣孝治事職辦事刑科恭奉

皇上允發雲南巡按毛堪律例最重一疏仰見

聖明慎刑獄重典制甚盛心也職嘗為今九年治獄多矣今復濫廁刑垣宜得言刑御史所上律例五款職向亦積疑未決願竊有請也惟是將

領治喪一節職更有一得可與御史互相發明
者敢為
皇上陳之職查武臣不持服不解任不知昉於何
時惟宋田況乞歸葬陽翟仁宗許之史稱武臣
終制自田況始則況以前武之之不終制可知
也然而非禮也天下無無父母之人武臣獨非
人子歟我
朝居喪有禮匿喪奪喪短喪有禁於諸天理人情

而制之者也武臣獨可漸滅天理重拂人情歟御史所陳良有深意至義但嚴於大帥而寬於裨將等官以三年之喪而欲同為人後之禮似於人子之心猶未盡而於典刑猶未畫一也職請武職無論崇卑流襲俱定三年之喪如總兵以下係沖邊極塞或羽書旁午之時督撫按臣酌擬

題留候其事寧仍令候代終制月程參遊都司等

官非係邊海緊要者不必題留候代其府衛所管差守禦指揮以下等官地方上司另行委管聽其終制流陞之官三年內無俸可支世襲者有本等之俸則許其領支蓋原係賞延之恩不仕而祿與文官不同也服闋之日畧如文官之例視其官之崇卑或撫按奏用或赴部聽補或上司委差以上各官之子孫丁憂者亦俱終制三年方許替襲如是庶條例

昭晰而情禮俱盡耳然職更有說則以勛爵一項故事亦不丁憂將毋謂勛爵固武臣也不知至貴亦難敵親世祿尤當由禮即如親王之貴猶且喪畢請封況勛臣之列在五等者乎在外之將領尚議解任終喪況勛臣之多閑暇少事任者乎昔韓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台諫議唐介歐陽修互持不合遂議崇班以下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官卑者不得為之不知無官者又

當何處蓋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豈以官高而
當盡官卑而可遺哉豈宋於官高者責備而今
反寬之哉查嘉靖二十年題准公侯伯病故必
先
奏
請
殯葬方許襲爵近例則勛戚諸臣每每請假治
喪夫古禮葬有定期若後世陰陽家拘而多畏
因方選吉非寬之歲月不可矣況猶之治喪也
與其不得而請望一日之加孰若得為而為盡

三年之報職故以為公侯伯及駙馬諸爵終喪之制尤當詳議不然者人臣之位極而人子之道虧保世之澤長而報親之日短恐亦非其所忍也或曰不聞古有衣墨即戎者乎夫絰在門庭而宗社存亡係之有所不得已耳親為五倫首而孝為百行先短喪恥名也奪情變制也以宋之季國勢時危兵戈擾攘而謝枋得猶厲詆當時之起復者至謂宗社之所以為丘為墟生

民之所以為魚為肉實由於此況今承平日久安得引金革無避以為詞禮教大明豈宜使武弁獨甘於匪類職縷繹律例之至情補條陳之未悉職雖在刑言刑而人道莫大於送終武缺可疏於壅滯司禮兵者想亦樂聞之耳職又見向來文官有因親病輒離任者

皇上雖薄示其懲而終顯其用蓋推廣錫類俾之移孝為忠有微權焉況有居喪之禁未有不許

執喪之文武臣第不為準概規避已耳亦何妨
暫寢塊苫徐建旗鼓哉仡仡勇夫哀哀父母令
而後宜知所自處矣職言似迂而所關於倫常
名教實非淺渺伏乞
勅
下部院與御史所陳疏一併議覆臣無任悚息
待
命之至

職按武臣不持服原無典制向來沿襲不知

一何朝之法姜性疏有闕名教在刑言刑當如是矣

賜飛魚服廕一子尋陞南京工部尚書時有大璫以織造濫冒水衡錢不貲亨侃侃奏劾之留中不報遂求去得致仕歸所居僅蔽風雨杜門不與人爭生平未嘗受一餽遺卒之日遠近聞者無不嘆息頌曰曹聖賢云撫按奏聞

皇上悼惜元臣

賜祭葬贈太子少保亨之槪如此夷孜林時清介博通自幼人莫不以公輔期之縣正德丁丑進

士改庶吉士不偏溺詞章務留心經濟卓有極
世之志尋授簡討
武宗南幸與同官上書極諫列逆瑾罪狀自分必
死會以內難歸得免杖迨起復爲癸未會試同
考官所收盡名士旣而同修
武宗實錄進編修經筵官先是實錄且成惟
迎立一事未決衆議藉然時嶢然不撓
奏記總裁費宏曰

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或云内閣誅賊彬或云由張
永或云由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無據史者萬
世之權衡固不可偏重竊意廷和以忤
旨罷歸永坐罪廢今上方綜核名實書進必首登
乙覽恐將來真以永有功廷和有罪不待左右
汲引斥擯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已決矣二者
既未身與傳信傳疑宜嚴詎私一廷和哉宏深
嘆服錄進

世宗賞白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進國子監司業
科條整嚴門無私謁士子所有六經翕然一變
己丙輔臣有遣祭文廟者作詩得
御和欲立石於廟時殺然不可曰成均乃
聖祖創造之地非刻詩所卒不能奪而止緣是而
愼選師之議起時知其微上疏乞休遂還南京
通政司右通議尋陞右通政以聞繼母憂奔歸
游宦二十年所居環堵草茅如故僅蔽風雨病

將軍慷慨謂其子曰吾平生有志欲以報
國卒不遂命也尋卒幾無以為斂士民無不嘆介
節異常未竟其用至今稱清史云時之概如此
二臣者在曹亨爛矣經文緯武倏然亮節高標
墓木已拱而頌仰如舊在林時卓乎偉抱定力
皎然清風白雲政音徽已久而企慕如新雖月
旦之人心難強而不朽之生氣常存簡之謚與
允為有合第以子孫零落盛美不舉當此易名

大典千載一時安忍使名流終歸湮沒謹列狀上

請伏乞

聖明

勅下禮部咨議如果臣言不謬

于謚褒揚不惟二臣吐氣於泉夜其風勵世道人

心甚遠於

大典亦有光矣

臣按曹亨為南京工部尚書疏劾大璫留中

不報遂求去得致仕歸想見

祖宗朝留中者絶少一不報即以為不得其言而

去勇退之風節如此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一本清貞二賢志行姚美

懇乞

特賜崇褒以表名世大臣以風凡百有位事項者

議補大僚行枚卜尤幸有吏部署部事左侍郎

楊時喬攝行統均有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楊道

賓代掌秩宗此二大臣勁節偉猷久受知於

帝座高蹤弘抱風推重於士林天不慭遺兩日之

閭相繼淪逝無論知與不知莫不盡哀舉
朝臣工惟以贈謚葬廕咸望
聖恩比諸舊例
特加優厚據職所一二梗概敢為
聖明誦之以楊時喬言之天生淡泊久處畎畝歷
官強半家居至少宰方從事於官獨不携家獨
棲銓署自
特簡握篆勤勞五載黃虀淡飯緼袍布衾清苦甚

於寒酸當權柔政力持京察不為所撓復開行取修舉十年曠典繼有行取疏塞之法諸所保全善類汲引正人簡法頑鈍種種可書其勞於求賢如此生平善著述有周易諸經全文大學三書古今字韻全書病篤猶不釋卷預知老終急於完錄僅四冊未終而卒此蓋所養粹然一出於正其敏於務學如此而所居蕭然篋無絲粟且無以為殮皆出四司由其平日推赤心置

人腹中懷思愛慕徧漏賢豪豈保然哉以權道
賓言之天性端重表裏洞朗嘗為
春宮侍從與賢者同列為校卜所忌遂從中輟尋
欲中以奇禍有一晉江兩晉江之謗其歷官多
艱如此及掌禮部毅然擔當具
題謚議刻成訪冊惓惓於闡幽有志未就殊為可
惜如
陪京災沴一疏敷陳大政切中時宜此蓋所藴章

然不倫於俗其一腔焉
國如此而所履悠然恬不念意靜觀玄覽飭巾待
時至於屬壙之其一切取諸風搆死生者畢稽
皇明通用謚法之釋文曰經緯天地曰修德來遠
曰勤學好問曰道德博文曰慈惠愛民曰敏而
好學曰慈民惠禮曰剛柔相濟曰忠信接禮曰
修治班制曰施而中禮此謚文之義非專為翰
林設通來過為限制失其義矣

國朝不由翰林例得謚文者不下數十人如刑部侍郎馮京謚文簡吏部侍郎葉晟謚文莊工部侍郎黃孔昭謚文毅南京工部侍郎何孟春謚文簡此各部侍郎之例也若南京太僕寺卿禮部侍郎穆孔暉以講讀勞謚文簡國子監祭酒曾鐸故事四品文臣例無祭葬贈謚

世宗肅皇帝以鐸清節著聞特謚文恪此講讀與清節之例今邃心理學秉公衡鑑如楊時喬豈

無當於謚文之實乎執節淳固達觀性命如楊
道甯可復拘以館閣之常品乎此二大臣其介
特同其盡瘁同是關於我
國家靈秀所鍾而本我
皇上作養所成非職廉學單詞能鑿揄揚且擬議
自有職掌職刑垣何敢喋喋第以時喬之應謚
必矣而當表其勤學之文道甯之謚文必矣而
當懋其講學之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伏

乞

勑下吏禮二部詳查二臣行實並

賜優卹與以令謚則風之所動者遠而德之所垂

者深矣

職按謚文不必詞林此論甚公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一本為

特聘真儒輿論允孚應即予謚事臣昨接知單為

謚典諮訪已有次第謹遵

明旨從公會議以一群情以襄鉅典事約於十二

月初三日九卿科道會議臣恭繹

聖旨謚號關係

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議當表揚及近年物

故應否易名都看分行訪單開具事實從公會
議來看毋得徇情濫舉子孫濫乞有負重典欽
此據諸臣先後
疏舉外臣看得近年物故名臣王時槐臣常及門
受業稔知其清修恬尚學有淵源苦心力索窮
竊皆適海内學者以為今之張載此其為世真
儒允協諸議斷無可疑矣有同方合志而學行
足紀者則原任禮部主客司主事劉元卿是焉

臣請為
皇
上陳之元卿自弱冠即向往鄒文莊慨然欲棄
舉子業以正學為己任庚午魁江西鄉薦辛未
會試五策多傷時政且及館閣宜擇賢不宜循
資取位時張居正秉衡甚恚之又窮索其經義
大結云孔也無良坐擁相位遂行部戒飭尚書
潘晟深相器重士紳咸誦仰之既還家居正授
意偵者踪跡其事謀置之法偵者密謂人曰我

實張公所許然元卿君子無一可議獨其紙筆輕薄耳由是幸脫禍機而聲日益隆師事邑先正御史劉湯湯受以先儒王文成立志說拔本塞源論雅意宗企泰州王艮遠方來學者履滿戶外自鄰近百里著姓大家總為學盟擬書院以居學者甲戌再上春宮不第遂絕意公車自抹路引題以江門春浪之句嗣是無歲不求師問友乙亥謁蘭谿徐用檢於處州丙子訪黃安

耿定向於天臺復與其仲季定力輩晰夕討論躍然有悟於立達之妙耿氏大旨謂孔子賢於堯舜猶在立人達人火傳無盡故孟子願學亦直以子弟從之孝悌忠信為勲庸以距詖放淫為天吏之征討以守先待後為創垂之統業是乃謂仁術擇之不可不慎元卿於耿氏深有所得以此為學即以為教己卯有

詔毀天下書院世皆畏言講學元卿堅不為動甲

中學禁方開給事中鄒元標祭酒趙用賢御史
朱鴻謨各先列薦己丑奉
特旨徵聘力以疾辭癸巳即家授國子監博士屢
辭弗獲乃赴
召踰月陞禮部主事時女直貢使桀驁即
疏請防漸以杜永患又
疏請
視朝勤政及鄒文莊王泰州從祀丁酉復力辭蒙

恩

放歸乃益殫精好學虛己研求密修砥行四十年如一日斯其於聖賢之學已邃矣若家禮友處鄉仁厚備諸善狀人多感化稱為西里夫子郡賢守汪可受行縣至其里覺然喜之所著有山居草還山續草大蒙觀諸儒學案等書又預修郡省二志斯其於論著之文又卓矣臣昨歲薦天下起用諸賢內列元卿昭代直儒近遂得其訃音不勝悼惜其門人用之望趙士美洪雲

蒸趙師世等舉祠於邑學之旁職查得萬歷三
十六年十二月內部覆御史方大鎮具
題從祀名臣　林院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奉
旨賜謚文恭文敬所以崇儒重道維世覺民甚盛
典矣以元卿文學既與獻章居仁同則元卿之謚
宜與文恭文敬同伏乞
勅下該部查覆及時易名無致日久復費咨訪臣
不勝待

命之至

職按劉元卿即未易名當採此作小傳入

神廟實錄中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應天巡撫徐民式一本為故官久著清貞輿情
共切景仰懇乞
聖明採公評錫
贈謚以闡理學以維世風事據整飭常鎮兵備按
察使臧爾勸呈據常州府申已故鄉宦南京光
祿寺少卿顧憲成百年名世一代儒宗志期希
聖希賢身任先知先覺言行作人倫之師表出

處係天下之重輕秉鑑持衡播清通之令譽憂
時抗疏著侃直之芳聲顧柄鑿難容久屏居於
南國而詩書流玩大倡道於東林闡關閩濂洛
之真傳真追仰乎往喆廓川澤江河之雅量思
汲引乎後人故覩德者依歸聞風者响慕一蒙
晉接儼如游安定之門片語褒嘉不啻入宣尼
之室聲價高於山斗士紳共仰儀刑方望
環遠闡易簀所據府縣儒學查有先臣陳獻章
賜

羅洪先

贈謚事例伏乞照例題

請等因到職該職會同巡按房壯麗看得無錫縣

已故鄉宦顧憲成風節凌霄文章蓋世筮仕不

僉名於媚竈之日司勳獨抗疏於奸黨之時汲

汲人才即兩晉銓衡而守正如一孜孜

國是雖數忤執政而三黜恬然倡道東南隱以繼

往開來為任潛心理學首以知性明善為宗居

家傚文正義田之風接人有明道和氣之度進
退合先民規範出處繫世道重輕洵當代之醇
儒信
熈朝之碩彥位不配德忠猷未展於生前論定蓋
棺異數當加於身後既經該道議詳前來相應
具
題伏乞
勑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職等所言不謬比照陳

獻章羅洪先事例覆議上

請將顧憲成

准與贈謚則

皇上崇賢之典益彰而

盛世闡學之臣益勸於人文教化大有裨矣

職按陳獻章以舉人徵聘授翰林檢討終養

萬曆十三年謚文恭羅洪先己丑科首臚進

士授修撰

召為春坊贊善建言家居隆慶三年追贈光祿少
卿謚文恭今憲成理學同建言同節以一惠
名實允稱者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十日

光祿寺寺丞吳炯一本為據實辯誣以扶理學

事臣待罪本寺靜聽京察昨初四日得奉

聖旨臣幸無罪可安心供職忽接邸報見御史徐

兆魁論丁元薦波及顧憲成假講學以牟利以

挾制仕途臣甚駭之夫丁元薦之疏是非有公

論臣不敢言顧憲成被誣久當論定臣不暇惜

所惜恐率天下而禍理學孔孟之道遂絕響于

天下而士風民俗大壞相率為會昧苟且之計風俗一壞關係

國家不小臣為理學惜不得不為顧憲成惜不得不為顧憲成辨夫顧憲成之人品信於天下久矣顧憲成之學術正俗維風江南賴以多君子其有裨于

國家弘矣疏中指摘數事若信有之臣當嘿其面奚容置喙臣江南人也耳目甚真不惜聽于採

訪不受誑于漕口請一一直陳之一曰滸墅有
小河貨舟來往如織東林專其稅為書院費夫
滸墅小河即在大關之傍攔止五尺有橋高三
尺名為便民橋貨舟不能過惟小空船可過以
省伺候開關剝從來無稅此其訛傳者一也
一曰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來亦猶送
銀二三百兩助修書院夫東林之會期日有定
皆里居縉紳與青衿子弟不招自來者未嘗招

人亦絕無送銀之關使況書院小屋數椽修復已久本無厚費何暇助工此其訛傳者二也一曰講學所至主從每百餘人該縣館穀下程之需非二百金上下不能辦夫縉紳赴會固非一人然俱二三僕駕小船並無供帳騶從者有則衆共鄙之不受縣官下程不領縣官一茶主會者捐貲自辦日中腥素四碗至晚星素六碗俱四人共一桌費亦不多縣官皆罔聞如此其訛

傳者三也一曰會中雜以時事各邑之行事有
興之左者必速改圖其令得安夫會中之規每
輪容一位講書一章互相問難青衿皆得質所
疑講畢童子歌詩一章遂散舉座無譁並不談
時事即民風土俗與會中家常之事亦置不言
奚關各邑之行事此其訛傳者四也至章引馮
士豪黃正賓夫馮士豪受
朝
命為縣令各行其志豈有受指同鄉而得罷縣

中大鄉紳捨官以狗同鄉雖至愚者不為況諸生贄見之儀憲成毫無收入決無染指正賓之事此其訛傳者五也夫御史風聞言事且遠在數千里外傳言豈能無訛訛傳豈能不發怒使臣而非吳人亦必投杼三告怒髮沖冠矣第親見其行事有大不然者使臣知而不言令憲成受誣無以自解天下鈐口結舌不談孔孟之學則

國家之元氣豈不大壞此臣所以不忍嘿嘿也夫
憲成不踰門墻來者不拒玉石混雜理或有之
不為無罪其救淮撫書誠為出位之言臣等皆
咎之憲成亦自悔有駟不及舌之恨所以被
朝議幾番而寂無一言重自創懲無復遺書于
都下臣今日之言非為憲成辯為道學辯也夫宋
時以真德秀為真小人以魏了翁為偽君子今
德秀了翁之人品自在憲成受誣何足惜但

國家設學校開
制科以孔孟之學招天下之賢才而使天下以孔
孟之學為諱深為
國家惜耳夫
國家設師徒明理學于上里居縉紳仗書院明理
學于下豈非世道之一助何可令天下見嗑而
廢食道術不明俎詐日起如
聖諭云紛紜攻訐貽禍

國家大可慨也臣中鄉會試以來三十餘年策名
仕籍二十餘年而官止六品素無藉顧憲成輩
之游揚且質性愚魯向不敢越職言事亦不敢
以訛傳妄億冒瀆
宸聽祇為聞見最真敢明目張膽陳于
君父之前少效報
國之微忠臣卑官無援乃不自量奮螳螂之臂以
當車轍知必獲罪顧念臣受

國厚恩三十餘年今以一言罷官少有救于理學
少有裨于
國家之元氣畊東臯之田輸黍稷之税臣甘心矣
伏乞
陛下發徐兆魁與臣疏
勅下撫臣按臣查勘如果顧憲成之罪是實臣言
虛謬甘與憲成同坐如徐兆魁疏皆屬訛傳臣
言不爲扶同妄辯乞

陛下明旨為顧憲成昭雪使天下不以理學為諱

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職按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吳炯此疏只據實分辯其文直其事核且未嘗借羽翼于甘陵角勝負于洛蜀者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

工部左侍郎等官王汝訓等揭為死事大臣心迹未白代為剖辯以慰幽魂以昭公道事切照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馮琦乾坤正氣社稷純臣行己無愧屋漏存心可質神明自居鄉以及立朝自初任以至沒世無一事自恤其私無一念不憂乎

國茍可轉移世道踞手足須任其拮据少得啟沃

君心勞肺肝不難於傾吐再起田閭俾佐銓政
未及二載晉位南宮當其時每一政舉暢服輿
情每一疏出膾炙人口諸事藉其區畫詳言賴
以折衷茲亦無暇悉數至於大計群吏主司文
衡
冊立東宮
冊封四王行冠婚禮上
皇太后徽號相繼萃集靡不妥備竟緣勞瘁以致

間軀聞者見者咸為悼惜謂歷數年未定之典
行之一旦經多手難了之事舉之一人真鞫躬
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至於易簀一疏即古之遺
直諒不過此廼既沒之後流言競起出於道路
傳聞之口或形於章奏書札之間此自有會典
與儀註及本官第戶部郎中瑗代辯疏在無容
置喙前月間接得邸報見禮部核明諡典單論
本官論胥天下之美名為賢良之所少遜犯天

下之不難為庸衆之所不敢又謂持正論者曰其人若有謚則謚典不必舉衆相駭愕恙為太息必本官生平履歷有欺

君誤

國之事營私背公之謀得罪

朝廷得罪名教天下人不及知而禮部照見衷曲洞察隱微者矣讀至終篇一則冒阻格禮部侍郎教文禎之謚一則謂辛丑試錄進呈與傳外

者不同夫易名公典也

朝廷以之激厲臣工有位以之褒崇泉壤受爵無所容其私德怨難以任其意當與不與從日必與之不當與而與從日必奪之載之史冊傳之萬世豈一人之事哉據今兩次諡冊所載不下百人皆本有諡而本官即在其中謂侍郎敖文禎無諡本官所阻此百人者誰之所阻乎而本官吏誰之所阻乎況侍郎敖文禎行己立

朝
自有公論與謚不與謚亦自有公論曰五年類
題正侯公論之自定耳遽謂附同閣臣豈不冤
哉至辛丑試錄一節作錄者本科主考副考刻
錄者禮部堂官司官進錄者考官與部堂公同
封進甚或部堂顚坐而考官全不與聞況錄板
存庫部此一查即得者今驟指不同爲本官之
事豈錄在大內而錄板在本官之私室耶豈考
官顚倒而刻錄之司官即隨其後耶抑豈考官

止本官一人與副主考曾朝節必言之無俟今
日矣部疏謂果有不同不但易名之典不可加
而已也是誠確論難以回護惟是進呈者多獻
諛多逢迎捺亂
國是傾陷臣寮而傳外者無有傳內者為矯康為
市忠標榜名節誇張功業而進呈者無有上關
宗社宮闈下係紀綱憲典此其不同見鄙士林貽
羞鄉黨生前職等恥與同官沒後職等恥與同

上即削奪亦不為過更定一兩字於筆下之錯誤刪正一兩字於士子之原文本無不同而指為不同俾其生平盡掩此非好事萋菲之狂言必為御怨報復之私念知者明見萬里方當屏絕斥逐以昭雪忠正於九泉之下豈可即據以為罪案哉職等居同里閈仕同朝列或目覩乎

覺

君憂國之容或耳聆乎矢公植節之操聞此煩言

真不啻羅謫之加於己汙垢之及其身者痛泉
石無路以自鳴傷冤抑莫由而得解敢為數語
代布隱衷庶任勞任怨之臣後日可竭蹶於
王家曰是曰非之口令日得昭晰於公論若謂以
鄉井之故喪三代直道之人心枉毀譽之公庭
九原不起之逝者天日在上鬼神在傍職等死
不為也理合具揭
職按禮部尚書馮琦諡文敏未足概其生平

也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則王汝訓有焉以是
公論故雖揭亦與疏同存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御史董定策一本為懇乞
聖明分祀理學名賢以重文教以培道脈事臣聞
天地常存人心不死賴有聖道而尤賴有闡明
聖道之人若無薛文清瑄從祀允矣乃若先文
清數載而倡明道學為
本朝冠如原任學正河池曹端其人者尚可缺宮
墻俎豆於今日哉嗣是王文成守仁倡良知之

學於姚江東南郡起宗之乃若張元汴所稱為善學文成而救其末流之弊如原任戶部主事河南尤時熙又有善學時熙如原任吏部郎中新安孟化鯉者寔當使其人湮滅費傳乎臣謹據傳記按年譜稽着述一一為、

皇上陳之端道錄天授學匪人師二歲知識方明三歲能正五四歲知孝友五歲講圖書十六歲而盡通五經四書綱鑑性理古今諸子等書二

十一而辭闢佛教自是一秉程朱嚴拒釋老諭
親於道而化佛為儒迪士以行而變士於道讀
書座下而磚皆穿其真工夫也所着通書西銘
等述解家規輯畧夜行燭序四書詳說太極辨
戾等書其真著作也繫獄咏詩其真涵養也至
齊魯秦晉西蜀河南北直隸皆來就學霍蒲詣
闕爭留死之日童泣罷市如喪父母其真德化也
以前司馬彭澤稱

本朝道學之傳斷自曹端為始力薦從祀光祿李
禎特疏
請純武編亟稱端學術之正德化之速夜行燭序
直稱端與孟子息邪說詎詖行同功其他牒移
傳記無不人人缺望於端之不即從祀者可見
天理公道原在人心或者疑端為訓詁夫述解
豈專事詞章或又疑著述未多夫孔子不稱文
猶人而躬行未得哉臣未知道不敢深談姑請

以周程張朱証夫周子最先而著述最簡程張漸衍而廣至朱子而森然大備則於端又何疑焉周程張朱不聞以著述繁簡較祀否則端之宜祀又何說焉況當道學草昧之初端生長下邑不承師說慨然以聖道為己任真積力行不立門戶闢絕異端直還濂洛闢我

朝二百四十餘年道學之源其功尤大薛文清稱其錄關洛以溯濂溪業已直躋端於元公而吳

瑞徵稱其超然於佛老玄虛之外豈非千古實
錄哉臣謂如瑞者亟宜用先後諸臣言力主從
祀以光俎豆者矣時熙早有風悟計偕
京師得文成傳習錄并能詞章毅然宗之先司邑
訓一秉躬行有霍州之遺焉比擢國學司成徐
階令六館師生皆以時熙為準再擢計部榷關
滸墅刻意惠商僅奏
國課而止布衣蔬食有人所弗堪者時長洲趙令

抗禮時熙初不與較後康其賢仍薦於代事蔣宗魯焉年四十五以母老乞歸講學伊水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不給郡守黃焯遺官地為資斧婉詞却之其言藹如也於人不妄交每從進來學輒喜動顏色問答隨人淺深令問者各有所省嘗病學文成者崇虛見而忽躬行故其教人必以孝悌忠信為本其議論必依乎中庸而不為玄虛隱怪之談海內人士過洛者無不

以得覩顏色為重所著有擬學小記
聖諭衍行於世於時周怡稱其譽起中州為海內
宗師人咸遵為尤夫子鄢德涵謂其藹然仁體
張元忭謂其祖文成而得於體驗為多能敢後
人夾帶攙和之弊可謂守宇篤論矣盖化鯉者
時熙授業之徒也自謂諸生慨然有求學之志
初第進士有連名呈討坊價者化鯉恥不與名
識者韙之其在户部時鈔關銖黍不染如時熙

之於灘墅馬及奉
命賑饑直隸山東全活以百萬尋以改吏部選郎抑競振滯綜覈吏弊積蠹爲之一清先是方面銓除皆預白政府化鯉具名直
請竟寢閣自故事政府領之又以大選不拘臣擋之請會化鯉奏起建言科臣張棟竟被
嚴旨并閣司落職矣化鯉怡然踰塞歸山有司有遣使伺探者卒無所得杜門著書講授同志閱

陝汝洛負笈就學者數百人而縉紳往來即求
一望見不可得所著有尊聞錄性理音釋等書
十餘種將次第梓行焉楊東明稱其學有深解
踐履篤實制行謹嚴取予尤慎東明真實士其
言非阿可知矣臣不及見二賢嘗謂鄉先達言
謂時熈真是明道氣象而化鯉殆足規矩龜山
臣謂時熈宜專祀本郡春秋享之化鯉宜祠於
其邑并用奬異後學者臣因是而竊嘆古今之

有間也古人以學為講後世以講為學至於不講學而講事不講己而講人其風斯下若臣所稱引三賢之學皆實以孝悌忠信為踐履以閑門却埽為闇修靜以致性命之奧無旁務焉虛以待問字之屨無遠馳焉出為真經濟處為真學問端不逾此臣願與天下共之伏乞

勅下臣奏再加詳議將曹端特

准從祀罷時熙祀於郡孟化鯉祀於邑其於

聖朝文治之昌明道脉之綿延所裨益匪細淺矣

臣按講學使人解不若使人信故曰說得一
尺不如行取一寸湯武誓師皆有降衷恒性
天地萬物父母等精深語三代而下漢文帝
宋仁宗但有數事可書即為一代明主故知
治道不在多言可為今日
黼座獻

萬曆四十六年八月十三日

山西提學副使呂純如一本公舉從祀遺賢以

光

聖朝盛典事職惟

祀典之重酬報往哲風勵來茲非其人而混焉則

典弗光有其人而缺焉則典亦弗光

文廟從祀代有損益至

世廟九年用輔臣張璁議釐正諸不當祀及當祀

者而
典始大備其年又以薛侃儀進陸九淵而退馬融
著述之富淵不如融踐履之正融不如淵然而
去彼以取此則
祀典所重可知也
國家棫樸之盛前代罕及然二百四五十年間儒
臣從祀者僅于
穆朝之五年進薛瑄一人

皇上登極之十二年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三
人亦甚寥寥矣職蒙
皇上起之田間俾典晉學較閱一周悉奉
欽降規條以從事凡各官鄉賢尚來考核失實濫
俎豆而職
宮墻者褫汰凡若干人業已彙冊報部矣惟是前
代名臣及
本朝碩儒為共論所共推而從祀尚未及者職謹

于職之鄉舉一人焉曰宋資政殿大學士范仲淹謚文正者是也于職所管之地舉一人焉曰宣德中霍州學正曹端世號月川先生者是也職謹據仲淹學術精醇志行卓絕其遇事敢言立功西夏亦臣子忠于職分之常不具論論其大而可法者如為諫官不附大臣和同為執政不受臺諫推舉此可為萬世為諫官及執政者法也在明肅皇后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及

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此可為萬世善處人骨肉之間及大臣調護兩宮者法也景祐宋方極治即念汴為四戰之地請西營洛陽以備非常此可為萬世憂盛危明徹土于未雨法也平生所得俸錢悉置洛陽負郭田以贍貧族至今義田麥舟之說膾炙人口此可為萬世士大夫居鄉及連屬宗人者法也乃若其最有功于學校者南園之地術者以為當踵生公卿則捐

以與官闕為
宮墻學舍仁宗以前天下州縣未嘗立學而復學
稽古自仲淹力請得之孔子及其徒之得徧祀
于山陬海噬而食報滿天下也則仲淹之為也
夫捐其宅以為學又因而及于天下雖謂今之
衣冠逢掖皆出范氏之門可也而後來者列食
倡首者猶落非周禮樂祖瞽宗及報本始反義
也

廟中在上在傍之神俱有所未安此以報本之功
而當祀者也夫先憂後樂慨然以天下為己任
則孟子所謂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
也其言曰為之在我者如是其誠則利鈍不敢
知則董氏所謂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講
其利者也先儒推為宋朝人物第一此其規模
氣象孰非從學問中來而必訓詁著述閒求之
則馬融不當去而陸九淵不當收矣此仲淹之

當祀無疑者曹端潛心理學絕意聲華其學以主靜為功教人以躬行實踐為主教霍十年座下之磚足穿兩孔凡修整閨門教訓子孫皆可為後世法其父樂善佞佛因作夜行燭一篇諭之而止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一官十年不調處之泊如循循誘人久而靡倦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

所校皆文行兼優之士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
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
家譜規輯畧存疑錄行于世服闋政蒲庠兩學
諸生上章爭之霍生曰是固我師也何以見奪
也蒲生曰是固天下人之師也何獨私霍也卒
之霍得請而以霍終焉卒之日一郡人罷市巷
哭門之徒且有偕其子廬墓者正德中兵部尚
書彭澤稱為

本朝理學之冠曾以
從祀請于
朝其言曰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
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曹月川先生
始即薛文清亦深服其教謂出吳與弼之右蓋
當天造草昧之初夷教浸淫之俗而端以廣文
崛起慨然以斯道為己任致使濂洛關閩之傳

幾絕于腥羶濁亂之餘而復續於底定廓清之
日則雖陳王胡薛皆端開其先也孟子曰入則
孝悌忠信則曹端有焉今陳王胡薛已祀而端
遺將陳王胡薛之神亦有所未安若以其久淹
冷而無立
朝
可祀之績則胡居仁業已布衣祀矣此曹端之
當祀無疑者總之一二儒者在仲淹則著述稍
遜而正直忠厚為有宋名臣之巨擘且興學育

才功在斯學曹端事業未彰而經明行修為
本朝理學之淵宗且闢邪衛正功在吾道職謹參
稽父老之傳聞并考據紀載之實錄乃敢倫次
其行實披瀝
請
職按宋朝理學自范仲淹周胡瑗孫明復始
而不與從祀之列誠為缺典若從祀必出於
講學則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講學亦立

言之一耳七十子之徒豈無以德行政事從祀者耶

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

江西巡按葉允盛一本為補謚名臣奉行覆覈

就事通查缺典類請

請補給以勵世風事查得

大明會典內閣大臣應得謚者禮部仍廣加咨詢

稽核名實間有應謚而未經題

請及經題

請而未蒙賜謚者不論遠近許各撫按及科道官

從公舉奏禮部議題覆補給欽此令該臣會同
巡撫陸　議照謚以尊名所謂彰德崇功以風
來者至重典也故人以得謚而重謚得其人而
復謚典重藉令謚不必賢賢不必謚將何以恊
天下萬世之公而
會典亦難乎其為重矣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心潛
性理識察衆文三被征車著述皆無信史再登
講席論說悉本治原本正學以格人心今而道

則古甘辭榮以養跡晦而德愈光忠孝無愧平
生出處有關世道先經題
請覆勘僉同無容別議至如原任國子監祭酒故
儼學識淵潛表儀岳峙師士一遵聖軌令邑遠
軼循良
命坐談經洞成敗得失之故疏論國儀采清貞端
亮之風司成薪標多暨纂史共推直筆晚年遂
養益觀復於致虛曠世孤標惜遺屯於寡合原

任大學士解縉夙負奇才力披忠膽西清封事
通達擬西漢之治安東閣啓樞警敏類東方之
直諫一言悟
主凝
宸器於泰山九死成仁捐孤身於絕徼雖已雪寃
於恤錄尚未免光復其官階以上三臣操行雖
異名實總符遺事炳於當年具有
國史郡來之足考公論定於此日曾無阿私庇附

之可從物望久歸謚名宜錫既經司道府縣查
覈相同除張元禎呈都察院轉咨禮部題覆及
有一二尚在覆勘俟確據回覆至日另題外伏
乞
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解縉胡儼
併、
賜補謚庶微顯闡幽三臣有光於泉壤而勵世磨
純庶激勸於將來矣

臣按請諡與請卹不同卹典恩及子孫故久而防其濫諡法則天下後世之公論愈久而愈定若概以年遠阻抑非所以為平矣